

疑问和否定的相通性及其条件与机制

刘彬¹, 袁毓林²

(1.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2.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澳门999078)

摘要: 疑问范畴和否定范畴是语言中的两大重要范畴,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疑问和否定之间具有语义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主要体现在非现实性、疑问词与否定词关系密切、允准否定极项和向下蕴涵等方面;并且,疑问本身就包含了一种隐性否定语义,这是疑问和否定相通的语义基础。当然,疑问和否定语义相通是有条件的,即反问是疑问与否定相通的桥梁,是促使疑问向否定转化的关键环节。这是因为,反问这种疑问的强化形式与否定在语义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对某个预先假设的命题的否认或反驳,且都带有语义确定性。而惊异、怀疑分别是推动疑问向否定转化的重要语义动因和心理机制。简言之,疑问和否定语义相通是反问、惊异和怀疑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疑问范畴; 否定范畴; 语义相通; 反问; 惊异; 怀疑

中图分类号: H14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22)03-0141-10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22.03.003

一、引言

疑问范畴和否定范畴是语言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同时代的研究者都致力于揭示清楚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马建忠最早在《马氏文通》中便指出:“传疑助字六:‘乎’‘哉’‘耶’‘与’‘夫’‘诸’是也。其为用有三:一则有疑而用以设问者;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一则不疑而用以咏叹者。三者用义虽有不同,要以传疑二字称焉。”^①其中,马氏的“设问”对应现在的“疑问”,“拟议”则对应“否定”。虽然“要以传疑二字称焉”的观点不一定合理,但是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疑问和否定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再如,沈家煊曾明确指出,“假设句、是非问句、否定句是相通的”,并提供了若干证据证明了“疑问和否定是相通的”的论断^②。石毓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把所有的句子分为肯定句、疑问句和否定句三大类型,并指出“三类句子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不是相等的,否定句似乎跟疑问句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些”,他称之为“否定句与疑问句的亲合性”^③。张晓涛在沈家煊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现代汉语疑问范畴和否定范畴的语义相通性以及疑问和否定的构式整合问题,他还分别讨论了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与否定的相通性^④。陈芙讨论了疑问与否定语法范畴间的互动问题,也提到了是非问、特指问、反复问与否定的相通性^⑤,不过陈著讨论的重点是“VP-Neg”反复问的方言分布及句末否定词的特点。

①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1页。

②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6页。

③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④张晓涛:《疑问和否定的相通性及构式整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4-132页。

⑤陈芙:《汉语语法范畴间的互动机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33页。

收稿日期: 2021-12-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语反问句语义的形成-识解机制研究”(21FYYB059)

作者简介: 刘彬(1989-),男,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濠江博士后”研究人员;袁毓林(1962-),男,江苏昆山人,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座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陈振宇、杜克华基于“意外”范畴在整个语法系统的地位、功能的视角,着重讨论了疑问与否定、感叹之间的语用迁移关系,他们指出,“感叹、疑问与否定,可称之为‘意外三角’(mirative triangle)关系”,“在‘意外三角’中,疑问、感叹分别借助‘意外’这一桥梁彼此向对方转化,同时产生或强或弱的语用否定功能”^①。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疑问和否定范畴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它们在语义上具有相通性。当然,目前学界也有一些学者对“疑问和否定相通”的观点持反对意见。比如,温锁林、雒自清指出,“疑问是从句子的表达用途的角度分出的一种功能类型,属于句子表达的语气范畴;否定则是说话人对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的一种主观情态,属句子表达的口气范畴”^②。再如,诸允孟、洪波认为,“将假性问句解读为‘疑问是形式,实质是表达否定’并不符合客观语言事实”,并指出“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疑问跟否定是相通的’这一命题也是个悖论”;但是,实际上,诸允孟、洪波也承认“假性问句总是与否定存在某种关联”,并认为“反问句的本质属性是否定问句”^③。可见,疑问和否定虽不属于同一平面,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认为它们具有语义上的互通性。

由上述研究可见,疑问范畴与否定范畴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汉语学界比较关注、也存在一定争议的问题。总体而言,前人时贤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对本文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作用。本文赞同“疑问与否定具有语义相通性”的观点,但是,我们也认为,目前学界关于疑问范畴与否定范畴之间的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尤其是疑问向否定转化的条件和机制并没有揭示清楚,而这恰恰是探讨疑问与否定的关系问题中最重要的环节,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深究。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疑问范畴与否定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着重说明反问、惊异^④(mirativity,即“意外”)及怀疑在疑问向否定的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清楚疑问和否定语义相通的条件与机制。

下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进行论述,一是简要列举疑问与否定相通的多种句法语义表现;二是重点探讨疑问与否定语义相通的原因、条件和机制。

二、疑问与否定相通的句法语义体现

疑问与否定的语义相通性首先体现在疑问句和否定句在情态上都不是对现实的明确肯定(即非现实性)、疑问和否定都具有向下蕴涵的特点。这两方面的体现在沈家煊^⑤和袁毓林、刘彬^⑥的相关成果中已有详细说明和论证,此处不赘。除此之外,疑问与否定的语义相通性还体现在:疑问句和否定句都可以允准否定极项、疑问词与否定词关系密切等方面^⑦。下面分别具体讨论。

(一) 疑问句、否定句与否定极项

语法上有“极性词”(polarity words)的说法,包括“正极词”和“负极词”。其中,“正极词”指的是一般只用于肯定句中的词语,“负极词”指的是一般只用于否定句中的词语^⑧。负极词也可以称为否定极项(negative polarity item, NPI),比如,汉语中的“任何、介意”和英语中的“any、mind”等便属于否定极项,它们都必须用在否定句中,不能用于肯定句中。试比较例句(1—2):

(1) a. 我不介意他这样说。

b. ? 我介意他这样说。

①陈振宇、杜克华:《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5期。

②温锁林、雒自清:《疑问焦点与否定焦点》,《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③诸允孟、洪波:《再论疑问范畴与否定范畴间的关系》,《汉语学报》2018年第3期。

④“mirativity”范畴最早由 Delancey 提出,也有部分学者将其翻译为“意外”,本文认为“惊异”更能反映说话人的情感,故采用“惊异”的译法。参见 Scott DeLancey,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No.1, 1997.

⑤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116页。

⑥袁毓林、刘彬:《“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世界汉语教学》2016年第3期。

⑦关于这两方面的内容,已有的研究略有涉及,但是还不够全面和具体,这里分别着重讨论。参见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116—117页;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第52—62页;袁毓林、刘彬:《“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⑧石毓智将其称为“语义程度极小的词语”。参见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第53页。

(2)a. I don't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b. * I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对比上述例子可以发现,“介意”、“mind”等否定极项一般只能用于否定句中,如例(1a)、(2a)所示;不能用于肯定句中,如例(1b)、(2b)所示。

但是,有趣的是,这些否定极项在相应的疑问句中却都可以成立。请看例句(3—4):

(3) 你介意他这样说吗?

(4)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显然,如例(3—4)所示,否定极项“介意”和“mind”都可以自由地出现在疑问句中。也就是说,只能强制性地用于否定句中的“介意”、“mind”等否定极项,也可以自由地用于疑问句中。并且,这种现象在汉语和英语中具有普遍性。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点儿”。表示周遍义的“一点儿”也是否定极项,因为它只能用于否定句中,不能用于肯定句之中。但是,它却可以自由地出现在疑问句中。请比较例句:

(5)a. 他没有一点儿要道歉的意思。

b. * 他有一点儿要道歉的意思。(当不表周遍义时勉强可说)

c. 他有一点儿要道歉的意思吗?

显然,表示周遍义的“一点儿”可以自由地出现于例(5a)这样的否定句和例(5c)这样的疑问句中,但是不能出现在例(5b)这样的肯定句中。

上述语言事实说明,否定句和疑问句属于同一种语义环境,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语义联系。正因为如此,石毓智认为否定句与疑问句具有“亲和性”^①。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疑问和否定具有语义相通性,因为这两种语义环境都能允准否定极项。

再者,袁毓林曾证明了表示虚指、任指等非疑问用法的“谁、什么、怎么”等疑问代词对否定性语境具有相当的依赖性,属于否定极项^②。而反过来看,作为否定极项,它们一定要得到否定词(或者跟否定词功能相似的成分)的允准,才能保证语义协调。例如:

(6)a. 在院子里你没碰见谁吗?

b. 今天没有谁给你打电话。

c. 你最近看过什么新片子没有/吗?

由上述例句可知,表示虚指意义的“谁”既可以用于例(6a)这样的否定式疑问句中,也可以用于例(6b)这样的否定句中;表示虚指意义的“什么”可以用于例(6c)这样的疑问句中。它们作为否定极项,在语义上都得到了满足。这说明上述例句在语义上都是否定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疑问和否定具有语义上的相通性,或者如石毓智所说的“亲和性”。并且,像例(6a)这样的否定词和疑问词在线性位置上共现的“否定式疑问句”^③的大量存在(再如“你没吃饭吗”、“你哪儿不舒服”),也是疑问和否定在语义上具有亲和性的证明。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也可以作为疑问句和否定句在语义上具有相通性的旁证。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④以及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⑤都曾提到动词“放心”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有宾语时,多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例如^⑥:

(7)a. * 我放心她到边疆去。

b. 我不放心她到边疆去。

c. 你放心她到边疆去吗?

①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第85页。

②袁毓林:《论“都”的隐性否定和极项允准功能》,《中国语文》2007年第4期。下例(6)也引自该文。

③张晓涛认为否定疑问句是由疑问和否定整合而成。详见张晓涛:《疑问和否定的相通性及句式整合研究》,第174页。

④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4页。

⑤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261页。

⑥例(7a-c)引自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261页;例(7d-e)引自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第204页。

d.同事们都不放心老许的病。

e.您怎么老不放心别人?

上述现象的对比显示了动词“放心”后带宾语(包括体词性宾语和谓词性宾语)时,可以为否定句(如7b和7c)、疑问句(如7c)或者否定式疑问句(如7e),但不能为肯定句(如7a)。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否定句和疑问句在语义环境上具有相似性,所以也可以看成疑问和否定语义相通的一个旁证。

(二)疑问词和否定词关系密切

疑问范畴和否定范畴的语义相通性还体现在,它们的表现形式即疑问词和否定词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疑问词的历史来源上来看,有的疑问词就是来源于否定词。如有学者认为,汉语里的句末疑问词“吗”源自否定词“不(无)”。比如,王力曾推测“麽”是从“无”(上古音 *mīwa*)演变来的(*mīwa*→*ma*),后来写作“吗”(无→麽→吗)^①。而否定词“无”在古汉语中可充当句末疑问词,如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杨巨源《寄江州白司马》“江州司马平安否,惠远东林住得无”,这两句诗中否定词“无”充当了句末疑问词,对应于现在的“吗”。吕叔湘也认为“无”是“么”的前身,“么”和语气词“啊”合音成“吗”(无→么→么+啊→吗)^②。因此,王力和吕叔湘等都认为“吗”问句来源于反复问句,疑问语气词“吗”至少部分来源于否定副词“无”^③。

其次,在某些方言中,存在疑问词由否定词和语气词合成的情况。比如,陈振宇、杜克华指出,“广东话的中性是是非问标记‘…嘛’(ma3),由否定词‘唔’(m)和语气词a4合音而成,表询问”^④。例如,“王老师喺屋企嘛?[王老师在家吗?]",其中的“嘛”对应于普通话的“吗”。再如,许宝华、汤珍珠认为,上海话中的疑问语气词“哦”是否定词“勿”和语气词“啦”的合音,“哦”和“勿啦”在问句中可以自由交替^⑤。例如,“侬上海言话讲得来哦?[你会说上海话吗?]",其中的“哦”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吗”。

最后,从疑问词和否定词的形式上来看,在某些语言中,有的疑问词和否定词形式相同。比如,沈家煊在讨论否定句和是非问句相通时,指出“否定句跟是非问句相通,证据来自有些语言(如拉丁语和土耳其语)里疑问词和否定词的形式相同”^⑥。例如,拉丁语中的-*ne*、土耳其语中的-*mi*、盖丘亚语(Quechua)中的*ču*,既可以充当疑问词,也可以充当否定词^⑦。而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不、没(有)”等除了用在句中充当否定词之外,也经常用在疑问句的句尾(如“VP不”式疑问句),充当疑问词的作用。用在句尾的否定副词“不、没有”已经虚化为一种句末疑问语气词^⑧。例如,“你吃饭了没有”、“你明天有空不”,其中,“不、没有”的作用可以认为相当于“吗”,只是语气上与“吗”稍有不同。而且,在很多方言中也存在否定词位于句末的现象,如浙江宁波话“诺同意勿”、福建福州话“伊共汝讲过了,有无”^⑨等。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有些语言(或方言)中的疑问词是由否定词演变而来,或者由否定词跟语气词合成而来,也有一些语言(或方言)中的疑问词和否定词的形式相同。这些语言事实都说明,疑问词和否定词的关系密切。这反过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疑问和否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相关性在各语言(或方言)中似乎还具有共性。

总而言之,疑问和否定具有语义相通性,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相通性主要体现在非现实性、疑问词与否定词同形、疑问句和否定句都能允准否定极项和具有向下蕴涵的特点等多个方面。由此,我们接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疑问和否定是相通的,其相通的条件是什么?以及疑问是如何向否定转化的,即疑问向否定转化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这便是本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的问题。

①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2-523页。

②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6-287页。

③详见袁毓林、刘彬:《“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④陈振宇、杜克华:《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

⑤许金华、汤珍珠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68页。

⑥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116页。

⑦详见 Winfred P. Lehmann, *Proto-Indo-European Syntax*,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4, p.153.

⑧参见朱冠明:《关于“VP不”式疑问句中“不”的虚化》,《汉语学报》2007年第4期。

⑨例句引自陈美:《汉语语法范畴间的互动机制》,第39页。

三、疑问向否定转化的条件与机制

(一)反问:疑问与否定相通的桥梁

为什么疑问范畴和否定范畴具有语义相通性?

我们认为,这首先跟疑问的语义结构有关。疑问范畴属于句子的语气范畴,表达了说话人对于相关命题或信息持怀疑或疑惑的态度。只有说话人不知道、不相信或不确定相关命题或信息(的真假),才会使用疑问手段进行询问。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疑问本身就包含了一种隐性否定语义。这正是疑问和否定能够相通的语义基础和前提。

但是,需要说明和强调的是,并不是任何疑问都与否定相通。疑问和否定相通是有条件的。沈家煊曾指出,“否定句跟特指问句相通在汉语里更是明显”^①。请看沈著所举的例子:

- (8)a.你跑什么? = 别跑!
b.你哪里知道? = 你不知道。
c.你说得是什么话? = 你说得不像话。

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上面例(8)中的三个疑问句确实与否定句具有相通之处,所以沈家煊在二者之间画了等号。但是细究起来,例(8a、8c)其实还不能完全画等号,因为其中的疑问句有可能是一般的真性疑问句,这时它们只表示单纯的询问意义,不能与其后的否定句画等号。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下,比如例(8a)如果是在一位妈妈看到满头大汗的儿子感到很生气时所说出的话语(此时该话语“你跑什么”便是反问句),那么它就是表示“别跑”的否定意义,即与否定语义相通。所以,实际上例(8)应改为下面的例(8'):

- (8')a.你跑什么? ≈ 别跑! (可能相通,可能不相通)
b.你哪里知道? = 你不知道! (相通)
c.你说得是什么话? ≈ 你说得不像话。 (可能相通,可能不相通)

也就是说,当某疑问句是一般的真性疑问句时,疑问与否定不相通;而当某疑问句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时,疑问与否定相通。换言之,反问是疑问与否定语义相通的桥梁。因此,我们认为,反问是疑问与否定相通需满足的句法条件,在疑问向否定转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问句与否定句语义上相通有一个直接证据就是:反问和否定分别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总是对某个预先假设的命题进行否认或反驳。先来看否定句的情况。沈家煊曾指出,否定句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在听者可能相信 P(命题)或熟悉 P 的情况下否认或反驳 P^②。例如:

- (9)a.王师傅没有中奖。
b.他不会去上海。

例(9a)这样的否定句一般是在说话人觉得听者(可能)认为王师傅中奖了的情况(即持有“王师傅中奖了”的观点)下才说出来的。也就是说,说话人预先假设了肯定命题“(有人认为)王师傅中奖了”的存在,而他说出“王师傅没有中奖”是对预先假设的命题(即“王师傅中奖了”)的否定和反驳。而说话人说出例(9b)也是在他觉得听者(可能)持有“他会去上海”这样的观点之后才说出来的,说话人这样说的目的也是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和否定。相应地,“中奖”、“会去上海”等信息为旧信息。正因如此,沈家煊总结道:“一般情形下,否定句总是‘预先假设’相应的肯定句所表达的命题内容,‘否定’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是对这个预先假设的命题加以否认或反驳。”^③

而反问句在语义上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说话人说出反问句也是他预先假设了某个命题或者某种观点的存在,然后因为发现语境中的相关情况与这个预先假设的命题或观点不相符(即语境证据与言者信念相冲突^④),于是他便使用反问句对其加以否认或反驳。正因为如此,袁毓林、刘彬就曾认为“什么”反问

①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116页。

②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46页。

③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46页。

④刘彬:《反问句的语用性质及其语义语用条件》,《汉语学报》2022年第1期。

句主要表示对“引述性内容”的否定^①。这“引述性内容”实际上就是这里所说的预先假设的命题或观点,一般是旧信息。例如:

(10)a.这事儿有什么难办?

b.谁让你进来的?快给我滚出去!

例(10a)这样的反问句是说话人在听到有人说或持有“这事儿真难办”的观点之后,说话人认为这种观点与自己的信念或预期不符,于是便使用反问句对该观点进行强烈的质疑和反驳,以达到否定对方的观点的目的。而例(10b)是说话人看到有人直接闯进自己办公室,预先假设命题“有人让他进来”的存在,然后作为当事者,说话人发现这一假设的命题显然不成立(因为我本人没让你进我的办公室,而别人没有权力让你进我的办公室),于是便使用反问句对此进行强烈的质疑和斥责,以达到否定对方行为的目的。并且,例(10)中“(这事儿)难办”、“(你)进来”都为旧信息或者已经发生的行为。显然,反问句的这一语义特点与否定句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说明反问和否定在语义上是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诸允孟、洪波指出“反问句的本质属性是否定问句”。

事实上,正因为反问和否定都是对某个预先假设的命题进行否认或反驳,所以常被认为是不太礼貌或令人不快的语句。否定句因为是要告知听者所知道的信息是错的,自然显得不太礼貌^②;而反问句虽然用了疑问的形式来表达,但实际上对预设(presupposition)进行了否定,且其否定效果往往更强(详见下文),也具有不礼貌性^③。正因如此,刘娅琼、陶红印认为(否定)反问句表达了说话人对听话人不同程度上的负面事理立场^④,胡德明也认为反问都是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⑤。因此,如果从情感表达的特点来看,反问与否定也具有相通性。

关于反问与否定语义相通,还有一个证据是:这二者在语义上往往都表示确定性。反问句往往表示一种无疑而问,是问话人心里已经知晓并确定了答案但故意质疑以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所以反问句通常带有某种确定性的语义。正因如此,反问句一般也不需要听话人专门进行回答。而汉语否定句也具有语义确定性。戴耀晶曾专门讨论过汉语否定句的语义确定性问题,他认为汉语否定句具有“负确定”性质^⑥。不管是“负确定”,还是“正确定”,都是一种语义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从语义确定性的角度来看,反问句与否定句也具有语义上的一致性。

以上都是举的特指问句的例子,事实上,是非问句和选择问句(含反复问句)与否定句在语义相通性上也具有类似的表现。请看下面的例子:

(11)a.他难道会听你的? =他不会听你的。(相通)

b.你吃过烤鸭吗? ≈你没吃过烤鸭。(可能相通,可能不相通)

c.你去不去北京? ≠你不去北京。(不相通)

例(11a)是由反诘副词“难道”构成的反问句,表示“他不会听你的”的否定意义,与否定相通;例(11c)是一般的反复问句,只表示真性询问意义,与否定不相通。而例(11b)既可以是一般的是非问句,也可以是反问句,所以有时与否定相通,有时不相通。当重音在“烤鸭”上时,句子为一般的是非问句,只表示单纯的询问意义,与否定不相通;而当重音在“吃”上时,句子为无疑而问的反问句,表示“你没吃过烤鸭”的否定意义,此时与否定相通。

由此可见,当某一问句为无疑而问的反问句时,疑问与否定相通;当某一问句只是一个单纯的真性疑问句时,疑问与否定不相通;当某一问句既可以为真性疑问句,也可以为反问句时,疑问与否定有时相通,有时不相通。也就是说,反问是疑问与否定相通需满足的句法条件。并且,反问句与否定句在语义上具

①袁毓林、刘彬:《“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②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第48页。

③反问句的不礼貌性最近还得到了实验语用学的验证。参见周凌、张绍杰:《反问句否定含义强度及(不)礼貌等级的实验语用学研究》,《外国语》2022年第1期。

④刘娅琼、陶红印:《汉语谈话中否定反问句的事理立场功能及类型》,《中国语文》2011年第2期。

⑤胡德明:《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5页。

⑥戴耀晶从语义的确定性着眼,提出“正确定”、“负确定”、“不确定”三个概念,分别对应于句法上的肯定句、否定句、疑问句。详见戴耀晶:《汉语否定句的语义确定性》,《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1期。

有高度的一致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对某个预先假设的命题的否认或反驳,且都带有语义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反问是疑问与否定相通的桥梁,是疑问向否定转化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二)反问如何使疑问与否定相通

上文指出了疑问和否定相通的语义基础,以及反问是疑问与否定语义相通的桥梁,接下来的问题是:反问是如何使得疑问和否定相通的?

疑问即有疑而问。而反问是疑问的一种强化形式,虽然是“无疑而问”,但是并非与疑问无关。一个直接的证据是,反问和疑问在形式上并无差异,即吕叔湘所说的反问“有疑问之形”^①。因此,“反问如何使疑问和否定相通”的问题,实际上变成了“反问是如何表示否定的”。

其实,已经有学者指出了反问句是疑问表否定用法的机制。比如,张晓涛指出,“表否定的陈述句与疑问句的相通性,正是由反问句这种句法机制所致,句法机制使特指问句由表询问用法向表否定用法的迁移得以实现”^②。但是,他们并没有指出反问句是如何使疑问向否定迁移的,也就是没有明确指出反问句是怎么表示否定的。

关于反问句表示否定,已经是汉语学界的共识^③。比如,吕叔湘认为:“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诘句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④李宇明在总结反问句的特点时指出:“反问句的语里意义是与其语表形式相反的陈述,即肯定形式表达否定命题,否定形式表达肯定命题。”^⑤但问题是,反问句是如何表示否定意义的?换句话说,反问句的否定意义是怎么来的?对此,不同的学者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且分歧较大,主要有否定词说、反问语气说、语境说、预设前提说等观点^⑥。

刘彬曾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并认为目前的研究没有揭示清楚反问句表示否定的根本原因^⑦。本文继续坚持该文的观点,并结合前期相关研究认为,反问句所表示的否定意义主要来源于说话人对于相关命题或信息的怀疑态度。在反问和否定之间,是“怀疑”使得反问向否定转化。虽然反问是一种“无疑而问”,但是说话人并不是没有疑惑。正如高名凯所指出的,反问是在疑惑命题里面,而“疑惑命题是表达心中对某个事态的怀疑”^⑧。从这一角度看,反问并不是真正的“无疑而问”。相反,反问往往带有很强的疑惑,不过这种疑惑与一般疑问句表示对某个疑问点的疑惑不一样,因为在反问句中,说话人往往是对某种潜在的预设感到非常疑惑,而疑惑越强就越容易表示否定。并且,这种反问的否定效果往往比一般陈述句的否定效果更强,其原因便是反问句是“问话人在认为答话人对预设不持异议的前提下发问,答话人先作一个一般的否定回答,再进而干脆把预设也否定了,这当然对问话人是个意外的打击,否定效果也就是这么得以加强的”^⑨。例如:

(12)a.谁让你进来的?

b.你不要进来。

c.你别进来。

例(12a)既可以理解为一般的特指疑问句,也可以理解为反问句。当它作为一般的特指疑问句理解时,说话人是“谁”的具体值(即疑问点为“谁”)感到疑惑,他询问的是“谁”的值。当例(12a)作为反问句

①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281页。

②张晓涛:《疑问和否定的相通性及句式整合研究》,第92页。

③一个来自非有声语言的有力旁证是,在手语(sign language)中反问句往往通过否定表情(如皱眉)来表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2020年汉语句法语义理论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倪兰介绍了上海手语中表示疑问、否定和意外的面部表情。她指出,与有声语言不同,手语中面部表情是必不可少的表达方式,有重要的语法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扬眉睁眼、开口(作呼喊状)和皱眉,前面二者都表示疑问和意外,而在打出特指疑问句的同时皱眉,就会表达反问意义。参见《2020年汉语句法语义理论学术讨论会“预期与意外”召开》,2020年8月19日,http://chinese.fudan.edu.cn/be/73/c15123a245363/page.htm,2020年12月20日。

④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290页。

⑤李宇明:《反问句的构成及其理解》,《殷都学刊》1990年第3期。

⑥这些观点的名称来自刘彬、袁毓林:《“怎么”类特指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期。

⑦刘彬:《反问句的意义和功能研究:回顾与展望》,《汉语学习》2021年第5期。

⑧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8页。

⑨张伯江:《否定的强化》,《汉语学习》1996年第1期。

理解时,说话人是对某种潜在的预设(即“有人让你进来”)感到非常疑惑,而这种强烈的疑惑则很容易转化为否定。并且,此时这种否定的效果往往比一般陈述句的否定效果要更强,试比较例(12a)与(12b—c)便知。显然,前者除了表示否定意义以外,还带有斥责意味,其后可以自然地添加“快给我滚出去”之类的斥责小句;后者一般只表示单纯的劝阻意义,不适合添加“快给我滚出去”等斥责小句。

事实上,邵敬敏曾提到“怀疑”与否定的关系,他指出:“虽然说反问句是‘无疑而问’,但是反问跟疑惑似乎并非绝对无关,换言之,既然反问句的本质是否定,那么否定跟肯定是两端,中间是什么因素在起转化作用?我们觉得这个因素应该是‘怀疑’,换言之,肯定的反面是否定,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应该是疑惑。怀疑越强,离否定就越近;怀疑越弱,离否定就越远。换言之,一点不怀疑,就是肯定;怀疑到底,就转化为否定。”^①张晓涛也曾提到“疑问句由表疑问到表否定并不是突变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经历了从询问—怀疑—否定的发展过程”^②。李宇凤认为“反问是表达主观‘怀疑否定’意图的回应问”^③,也看到了怀疑与否定的关系。虽然这些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或暗指)了怀疑和否定的关系,但是他们都没有指出“怀疑”为什么可以转化为否定以及如何转化的。

我们结合前期研究认为,这主要与“怀疑”的词汇性质和概念结构有关。因为,从认知上看,“怀疑”是对于某种成说、行为或观点等的合理性或正确性的否定。而“怀疑”为隐性否定动词^④,其意义结构中具有内置性的(build-in)隐性否定意义;“怀疑”的两个义项——“不相信某种正面和积极的可能性”和“相信某种负面和消极的可能性”,即“疑善信恶”^⑤,都表示一种否定性意义。换言之,“怀疑”是一种否定性的言语行为,其概念结构内置了否定意义。正因为如此,怀疑可以转化为否定。

刘彬、袁毓林曾讨论过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指出反问句往往出现于“反通常性”的语用环境下^⑥。不过,该文还有一个前提没有明确指明,即为什么说话人会对预设感到非常疑惑呢?要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引入“惊异”范畴进行说明。

“惊异”范畴,英文为 mirativity,部分学者将其翻译为“意外”范畴,最早由语言学家 DeLancey 提出。它指的是语言中关于“出乎意料”(反预期)的信息以及表达说话人对有关信息感到“惊讶”(surprise)的语气系统^⑦。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世界上很多语言都存在“惊异”现象,都有表示“惊异”的方式或策略。有些语言还存在专门表示“惊异”范畴的词缀标记,比如 Turkish 中的“-miş”就是一个典型的惊异标记^⑧。现代汉语中虽然缺乏专门表示惊异的词缀标记,但是也有表达惊异的方式,比如语气副词“竟然”就可以表示惊异(如“工作狂的他竟然迟到了?”),因为它表明某一信息(如“他迟到”)对说话人来说新的或意想不到的,因而使说话人感到非常惊讶、意外。

“惊异”范畴是一个重要的语义语法范畴,它对于整个语法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价值。比如,本文引言部分已提及陈振宇、杜克华曾基于“惊异”范畴(即“意外”范畴)在整个语法系统的地位、功能的视角,讨论了疑问与否定、感叹之间的迁移关系,并指出“在‘意外三角’中,疑问、感叹分别借助‘意外’这一桥梁彼此向对方转化,同时产生或强或弱的语用否定功能”。对此,我们基本表示赞同。在此基础上,结合疑问、反问和否定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进一步认为,“惊异”在反问向否定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语境中相关的违背或违反说话人信念或预期的反常情况使说话人感到非常惊讶、意外^⑨,所以使得说话人对反问句的某种潜在的预设或前提感到非常疑惑,并对此进行强烈质疑和否定,从而促使反问向否定转化。

①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87页。

②张晓涛:《疑问和否定的相通性及构式整合研究》,第139页。

③李宇凤:《从语用回应视角看反问否定》,《语言科学》2010年第5期。

④袁毓林:《动词内隐性否定的语义层次和溢出条件》,《中国语文》2012年第2期。

⑤袁毓林:《“怀疑”的意义引申机制和语义识解策略》,《语言研究》2014年第3期。

⑥刘彬、袁毓林:《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⑦参看陈振宇、杜克华:《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

⑧参考 Scott DeLancey,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Scott DeLancey,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33, 2001; 刘彬、谢梦雅:《疑问代词“怎么”的惊异义及其句法后果》,《汉语学习》2019年第2期。

⑨这也与言者预期命题的认识性(epistemic)有关。参见李强:《“怎么”表达意外:疑问、反问和感叹》,《汉语学报》2021年第1期。

刘彬、袁毓林已经指出,反问句往往用于反通常性语境(通过上下文提示)中^①。在这种反常性语境中,相关的反常情况(因为违背了共同预设或与自己的信念、预期相冲突)往往使得说话人感到非常惊讶、意外^②,所以说人启动反常思维,并使用反问句对某种潜在的预设进行强烈质疑和怀疑,这种“怀疑”所包含的“疑善信恶”、“疑有信无”等概念语义结构内置了强烈的否定性意义,进而促使该反问句产生否定意义,即向否定转化。因此,我们认为,在反问向否定转化的过程中,惊异、怀疑分别是重要的语义动因和心理机制。

下面分别结合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含反复问句)所构成的反问句各一例来进行说明:

(13)他父亲做尽了坏事弄钱,他会是个好东西!?(曹禺《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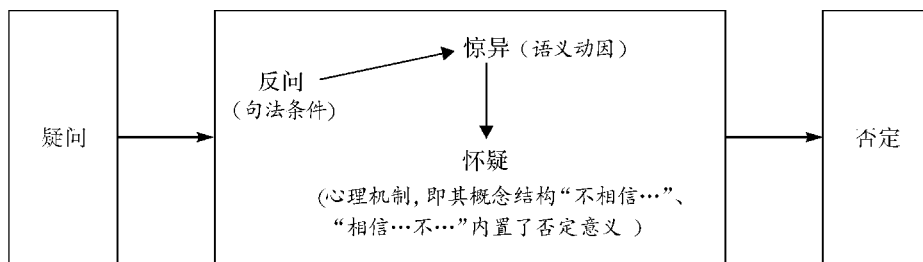
(14)一员工未经允许突然闯入经理办公室,经理怒斥道:“谁让你进来的?快给我出去!”

(15)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老舍《茶馆》)

上述三例分别是由是非问、特指问和反复问所构成的反问句。在例(13)中,说话人在“他父亲做尽了坏事弄钱”的前提下,对他本人的人品也感到怀疑,因而对别人所持有的或某种潜在的观点“他可能是个好东西”(即预设)感到非常惊讶、意外,故使用反问句“他会是个好东西!?”来对预设进行强烈怀疑。这种强烈“怀疑”所包含的“疑善信恶”的概念语义结构中内置了强烈的否定性意义,即“完全不相信他是个好东西”(即“疑善”)和“坚决相信他不是个好东西”(即“信恶”),进而促使该反问句涌现出否定意义,即向否定转化。再如,例(14)中的经理对于突然闯入自己办公室的员工的行为感到非常惊讶、意外,故启动反常思维,并使用反问句“谁让你进来的?”对潜在的预设“有人让你进来”进行强烈怀疑。而这种强烈的“怀疑”内置了“完全不相信有人让你进来”(即“疑有”)和“坚信没有人让你进来”(即“信无”)的否定意义,从而促使该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即向否定转化。同理,例(15)中当看到“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的反常情况时,说话人对当前这样的政府感到十分愤慨,对政府的这种行为感到非常意外,进而启动反常思维并使用反问句“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对政府的荒诞行为进行强烈质疑。这种强烈的“质疑”(“怀疑”)内置了“完全不信找得到这样的政府”和“坚信找不到这样的政府”的否定意义,从而促使该反问句涌现出否定意义^③,即向否定转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反问是疑问与否定语义相通的关键环节,而惊异、怀疑是推动反问向否定转化的重要动因和机制。如果缺乏反问这一句法条件,那么疑问和否定无法相通;如果缺乏“惊异”和“怀疑”这种语义动因和心理机制,那么反问也难以转化为否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疑问和否定具有语义相通性,并且疑问可以向否定发生转化。但是,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其中,反问是疑问向否定转化的关键环节,也是疑问和否定相通必须满足的句法条件;而惊异、怀疑分别是推动反问向否定转化的重要语义动因和心理机制。也就是说,疑问和否定语义相通是反问这一句法条件、惊异这一语义动因和怀疑这一心理机制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疑问与否定的转化过程,可以简单地图示如下:



(图1) 疑问、反问与否定的转化过程示意图

①刘彬、袁毓林:《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②据石岩统计,汉语疑问句加上惊异(意外)标记“竟然”之后,约95%的例句都是反问句。这反过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反问往往会带来惊异。参见石岩:《反问与反预期》,复旦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③详见刘彬、袁毓林:《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四、结语

疑问范畴和否定范畴是语言中的两大重要范畴,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学界长期关注并讨论的重点问题,不同时代的研究者都致力于揭示清楚这种关系。然而各家对此观点不一,得出的结论也莫衷一是。大部分学者赞同“疑问和否定是相通的”的观点,并列举了二者相通的某些表现。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对二者相通的条件与机制等重要问题给予相应和足够的论证。本文赞同“疑问范畴和否定范畴具有语义相通性”的观点,并在马建忠、沈家煊、石毓智、张晓涛等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列举了疑问和否定语义相通的多种句法语义表现,并着重说明了反问、怀疑、惊异在疑问向否定转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说明和揭示清楚了疑问和否定语义相通的条件、动因与机制。这对于审视、把握疑问和否定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认为,疑问和否定具有语义相通性,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相通性主要体现在非现实性、疑问词与否定词关系密切、疑问句和否定句都能允准否定极项和具有向下蕴涵特点等多个方面。当说话人不知道、不相信或不确定相关命题或信息(的真假)时,才会使用疑问手段而进行询问,这相当于疑问本身就包含了一种隐性否定语义,而这正是疑问和否定相通的语义基础。而且,疑问和否定相通是有条件的,即反问是疑问与否定相通的桥梁,是二者相通需满足的句法条件。这是因为,反问与否定在语义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对某个预先假设的命题的否认或反驳,且都带有语义确定性。因此,反问这种疑问的强化形式是促使疑问向否定转化的关键环节。并且,惊异、怀疑分别是推动反问向否定转化的重要语义动因和心理机制,表现在:反问句语境中的违背自己信念或预期的反常情况使说话人感到非常惊讶、意外,所以说话人启动反常思维,并使用反问句对预设或前提进行强烈质疑和怀疑,而“怀疑”所包含的“疑善信恶”、“疑有信无”等概念语义结构内置了强烈的否定性意义,进而促使该反问句产生否定意义,即向否定转化。总而言之,疑问和否定相通是反问、惊异和怀疑等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的结论也再一次证明了反问句在整个语言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跟李宇明所指出的“反问句中疑问代词的用法是联系疑问代词的疑问义和非疑问义的中间环节”^①、董秀芳所指出的“反问句环境对于语义变化的影响”^②、刘彬和袁毓林所指出的“反问是疑问向感叹转化的中间环节”^③一样,反问是疑问向否定转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反问句的语言系统价值的一种重要体现。

[责任编辑:熊显长]

①李宇明:《反问句的构成及其理解》。

②具体表现为在反问句中发展出表示建议或规劝的副词,具有意外意味表示逆向连接的话语标记以及表示不确定性的副词性插入语、疑问副词、强调副词等四个方面。详见董秀芳:《反问句环境对语义变化的影响》,《东方语言学》2008年第2期。

③刘彬、袁毓林:《疑问与感叹的相关性及其转化机制》,《世界汉语教学》2020年第1期。